

黃光漢

個人簡介

1925 年生於廣州，原籍江西。六歲念私塾，11 歲入讀廣州五十五小學及廣州大學附中。1938 年，加入少年連。廣州淪陷後，隨搶救隊加入兒教院的直屬大隊，為兒教院第一批院童。後加入政工隊，在五十五師當通訊兵，曾到雲南及緬甸作戰。1947 年回到廣州，1948 年移居香港。抗戰七十週年紀念，獲頒老兵紀念獎章。

童年生活

1925 年，我在廣州出生，住在今天的海珠區。我原籍江西，爸爸年輕時從江西到廣州工作，廣州話說得不錯。在廣州生活後，再沒有回江西了。那時爸爸在藥材莊當廚師，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和福建各省的客商，到廣州採購藥材時，多住在藥材莊，就像住公寓一樣。

我有十三兄弟姐妹，為同一位母親所生。我排十一。由於死亡率高，在懂事的時候，就只剩下六兄弟姐妹。兄弟的年齡差距很大，大哥較六哥年長十年，六哥又比我大十年，我又較妹妹年長數年。因為孩子多，我們不可能一起念書。

六歲時，我入讀卜卜齋。當時大部份人都讀私塾。我念了五年，但已記不起學校的名字，只記得上課的地點是一個大廳，裡面有些椅子和板凳。卜卜齋沒有開學禮，開學時，大家帶些芹菜和韭菜回校。芹菜喻意勤勤力力，韭菜喻意長長久久，以此寄望讀書能讀久一點。卜卜齋只有一位老師，總是穿長衫，頗嚴格的。同學不聽話時，他使用戒尺打手掌，我也曾經被打。那時共有二、三十位同學，一起上課，沒有分級，也沒有分班。我們全天上課，中午時便回家吃飯。

我在學校讀過一點四書五經和古文，不過無心向學，總覺得卜卜齋教的東西很深奧。那時以毛筆寫字，沒有鉛筆。小時候，我很頑皮，寫字時把紙撕成像被蟲蛀的樣子，佈滿小洞，這樣便可少寫一點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花在撕紙的時間，其實可以用來寫好字。說真的，那時對卜卜齋也沒有所謂喜歡或不喜歡，因為我只是被逼上學去。

或許父親認為讀卜卜齋沒有前途，加上我對卜卜齋沒有興趣，他決定讓我轉到離家不遠的廣州五十五小學讀書。小學和卜卜齋有很大分別，小學要穿校服。媽媽特別為我縫製，還

神秘兮兮的。校服褲是卡其布的西短褲，¹上衣就不記得了。小學沒有卜卜齋那麼嚴肅，不用整天讀書，我覺得很好玩。當時的科目有中文拼音、算術、音樂、體育和社會，但沒有英文和童軍課。

我在廣州五十五小學念了一年，²爸爸帶我去廣州國民大學附中考初一。因為我沒有學過英文，數學程度又低，所以考不上。最後爸爸以行賄方式，安排我入讀廣州大學附中。但讀了不足一個學期，我就離開，去了社訓總隊。

在廣州的時候，由於卜卜齋教的東西不多，老爸特別讓我晚上補習英文。當時大哥懂英文，在打響館做類似會計的工作，³他也叫我補習英文。於是，我學了幾個月英語拼音。這對我後來學習無線電，很有幫助。

廣州少年連

在廣州大學附中讀了不到一個學期，廣州開始打仗。那時抗日宣傳很熱鬧，到處都有演講和街頭劇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⁴我看了後，對抗日戰爭印象深刻。那時抗日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，廣州市政府組織了「社訓總隊」，⁵其中有成人模範團，也有少年模範團。少年模範團是少年連，也就是軍、師、旅、團、連、排、班的連，每個連約有一百四十四人。當時在廣州大學附中，同學們互相傳達社訓總隊的消息。你傳給我，我傳給你，從中得知相關訊息。那時我非常羨慕軍人，也喜歡軍裝，加上有個親戚，就是大嫂的弟弟，在黃埔軍校畢業，回來時雄糾糾的，身上佩劍，十分威風！我很羨慕他，也希望能成為那樣的軍人，所以聽到消息後，就決定參加少年連。

當時加入少年連不需甚麼資格，年齡不超過十七歲便可。我很想入營接受軍事訓練，但家人不同意，尤其是大哥。大哥是家中的話事人，⁶我去遊說他，說參加模範團可以接受軍事訓練。但大哥說槍比我還高，不讓我去。但我不理會，決定先走報名；報名後，我仍然決定要去。這樣我便參加了少年營。當時什麼也沒有帶，其他人各自帶了行李，而我是入營後一個星期才回家拿東西的。不過回家的時候，姐姐已經幫我準備行李了。

¹ 卡其布（Khaki）是由棉、毛、化學纖維混紡而成的淺褐色織品，波斯語原文有大地顏色、土色之意。

² 卜卜齋為廣東俗語，指傳統私塾。

³ 打響館為廣東俗語，指替客戶報關稅的機構。

⁴ 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原為田漢據德國作家歌德小說改編的獨幕劇。1931年，陳鯉庭再改編為抗戰街頭劇，為戰時廣受歡迎的話劇。

⁵ 社訓總隊全稱為「社會訓練總隊模範團」。

⁶ 話事人為廣東俗語，指對事情有決定權的人。

1938年夏天，我入營了。模範團營地在廣州郊區，好像是小北那裡。⁷當時少年連的生活就如軍隊，吹喇叭作起床號。起床後，便洗面，然後吃早餐、上課和出操。夜晚好像八、九點休息。連的生活很有規律，和正規軍隊訓練沒有什麼分別。我進去的時候，分成三個排，每個排有四十八人，三個排為一連。每個排長管四十八人，排長是女的，有好幾個，我只記得一個叫彭麗君，一個叫沈靈。連長叫雷凱聯，是女的，台山人，體格威猛，很厲害。雷凱聯主要負責連的訓練和讀書，而「三操兩講」的兩講，則由排長輪流負責。所謂「三操兩講」，操就是練兵和操兵，講就是教官講解軍事知識。軍操的內容，主要是步操，但也會練槍和學瞄準。練習時，我們會用真槍。至於講課內容，除了有軍事知識，還有關於抗戰情況和當時形勢的分析。我們每天要操練數次，上午要操，下午也要操。操得不好，或者不聽話，就要受罰。頑皮和不聽話的學員，會被禁閉，情況就如軍隊。被罰的人，要像青蛙那樣彎腳站立十分鐘或二十分鐘。總之不聽話，如吵架和以大欺小等，均會被罰。一般來說，排長負責懲罰學員。

當時我們穿的軍服，和國民黨軍隊一樣，只是小一點。襯衫和褲子是草綠色的，沒有皮帶，只有褲頭帶。鞋是布鞋，軍帽是尖尖的欖士帽。伙食方面不是很好，還可以吧，一日三餐，可以吃飽。當時家人怕我沒菜吃，就用小瓶裝豉油，⁸再弄點豬油給我撈飯。⁹在營中吃飯有時間限制，五分鐘便要吃完。對我來說，很困難，但我覺得少年營的生活還是很好玩的。

少年營有男有女，男的較多。男女一起訓練，但宿舍是分開的。我們睡兩層的碌架床，¹⁰很多人擠在一個房間裡。營內發給我們草蓆和氈子，每天起床必須把床鋪整理妥當，將氈子摺好，規格和軍隊完全一樣。

一般而言，我每週回家一次。當時家在廣州海珠區，從小北回家，要坐巴士和走路，¹¹約兩小時才到家。週末回家，星期一回營，有時星期天晚上便回去。由於不允許探訪，家人也沒有來過營地。

我們整個連有一百四十四人，同學大約十二至十七歲。我最好的同學盧佩蘭，後來也同

⁷ 小北即現今廣州市越秀區。

⁸ 豉油為廣東俗語，指醬油，四川、福建等地又稱豆油。

⁹ 撈飯為廣東俗語，指伴飯。

¹⁰ 碌架床為廣東俗語，指雙層床。

¹¹ 巴士為廣東俗語，乃英語"Bus"之譯音，指公共汽車。

樣是兒教院的同學，至今認識七十幾年了。盧佩蘭還健在，現居多倫多，至於其他好朋友，大多不在了。我和盧佩蘭相熟，並非在廣州的時候，而是在少年連退出廣州之後。那時大家一起生活，她當我是弟弟般照顧。如是，我並不覺得少年營生活很辛苦，因為我喜歡。

然而，受訓不夠半年，1938年八、九月，廣州快告淪陷，我便跟隨少年營離開廣州。當時連長告訴我們廣州快淪陷，我們必須撤退。我們可以跟著撤退，也可以不跟，自己決定。我想既然來了，有幸受訓，大家相處又好，不如一起走吧。家人原來不批准，說離開很危險。我說會跟著大隊一起走，家人才准我離開。離開廣州時，母親準備了一條褲頭帶，內藏一點銀元，給我傍身。原本少年連有一百四十四人，最後只有數十人跟著走。

少年營撤離廣州後，首先乘坐廣三鐵路列車，¹²經三水到四會，在廣寧懷集等候命令。當時由連長雷凱聯和排長帶隊撤離，除連、排長外，還有一位教練叫趙輝。我記得在懷集，日軍飛機白天轟炸，趙輝不幸被炸死。那時沒有防空洞，我們也沒有特別保護自己。在懷集，我們駐紮在祠堂裡，睡竹製的碌架床。在懷集停留了數月，沒有什麼特別，基本上就是學習和操練，仍然保持「三操兩講」。伙伕負責膳食，不過食物很簡單。

數月後，我們獲安排去連縣。¹³從懷集去連縣，是走路的。記得我當時感冒發燒，大家以擔架床抬我走，印象中走了幾天才到連縣。在連縣停留約一個月，才去韶關。我記得連縣在粵北那邊，有少數民族。我們席地而睡，沿途自己背著行李走。所謂行李，不過是裝些衣物的簡單包袱。那時還有「三操兩講」，但不是很正規。

離開時，我們從連縣乘車去韶關，那種車既不像巴士，又不像貨車。記得我們在某個地方翻了車，掉到十幾米的深處，再往下掉就是山溝了。幸好水沒有淹到我們，也沒有人喪命，不過車上有幾個客人咬到舌頭，幸好沒有大礙。

沙園兒教院

到了曲江，我們就去沙園，那是兒教院的校址。我們是兒教院第一批院童，約數十人。後來陸續收留不少來自淪陷區的小孩，我也曾參與接收工作。說真的，我們這些從淪陷區走出來的小孩，身無分文，大家來自五湖四海，真是甚麼人都有。那時沒有「難童」這個稱呼，

¹² 廣三鐵路即廣州至三水的鐵路。

¹³ 連縣，現稱為連州。

我想後來所謂的「難童」，是指落難的兒童，就是從淪陷區搶救出來的小孩。在兒教院，大家稱呼名字，沒有「院童」、「難童」的說法。

我在 1939 年左右到沙園，1941 年離開，住了一年多時間。到兒教院不久，院方便根據學業程度甄別分班。那時兒教院還沒有分院，集中在沙園一地。那時沙園是鄉村，房屋以竹子搭建，屋頂則由松樹皮蓋成。沙園的生活比少年連的艱苦，我們睡碌架床，有飯吃，但菜較差。由於兒教院是由政府開辦的，所以膳食是免費的。我們經常只有蔬菜和豆腐渣吃，豆腐渣即製豆漿後的剩餘豆渣。至於蔬菜，多是南瓜。在生活方面，宿舍供應水電，我們不用挑水，只管讀書便可。兒教院沒有軍服穿，物資較短缺，很多同學都營養不足，甚或患上「發冷病」，即「瘧疾」，外省人叫「打擺子」。病發的時候，患者蓋上很多張棉被仍感到寒冷。又有些同學患上「發雞盲」，¹⁴情況很普遍。

沙園兒教院就如學校，每天上課，學習國文、常識和算術等科目，但沒有英文、古文、童軍，也沒有尺牘和軍事訓練。早上起床，集合排隊，再吃早餐。因為不是軍隊，不須操練。我們吃完早餐便上課。當時有人負責打鐘，他用一塊吊著的鐵，敲打鐘身一下，我們聽到鐘聲便下課。學校實施全日制，中午吃飯，下午再上課。下課後，沒有甚麼活動，自己只在那兒自由活動。

記得蔣經國和他的蘇聯夫人，1939 年曾參觀兒教院。當時負責人告訴我們蔣經國來參觀訪問，同學就把消息傳出去。蔣經國到來的時候，有記者同行。記得當時我在吃飯，被那個記者拍了一張照片，不過我自己從未看過。蔣經國參觀那天，我們只像平常一樣上課，也沒有特別表演。印象中除了蔣經國，宋美齡也曾到訪兒教園，但具體時間已經記不清了，大概在 1940 到 41 年間。¹⁵

黃崗直屬大隊

後來院長成立了一個直屬大隊，直屬大隊好像屬於省政府什麼的，在曲江的黃崗。直屬大隊就是選一些有些天分和較精靈的同學，教他們話劇、魔術和粵劇。我記得那時院長爲了

¹⁴ 發雞盲為廣東俗語，指雀目病，症狀為在暗處或夜間視物不清。

¹⁵ 根據黃光漢先生回憶，蔣經國夫婦及宋美齡女士曾到訪兒教院，惟日子未敢確定。按「廣東兒童教養院大事記」，1940 至 41 年間，蔣經國夫婦及宋美齡女士均未有訪問兒教院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 年，頁 138-148。然而，1940 年夏粵北大捷時，蔣經國曾指示贛縣黨政軍及工商界，籌組贛南各界慶祝粵北大捷勞軍慰問團，中央社亦派宗有幹為隨團記者，攜帶錦旗和大批慰勞品，到韶關慰問戰區官兵，並在七戰區長官部大禮堂舉行慰問大會。黃先生有關蔣經國夫婦到訪的憶述，或與此事有關。參考徐浩然：《蔣經國章若亞在贛南的日子》，欠出版社及年份，頁 167-168。

向中央拿錢，或向人募捐，需要學生表演，所以組織直屬大隊。直屬大隊有話劇組、粵劇組和魔術組，大家排好節目就出去表演。當時多在韶關表演，觀眾也是當地人，算是籌款表演吧。直屬大隊不是報名參加的，而是要選拔的。我不記得誰負責選拔，但我獲選了。當時院長來到，一方面看看誰比較聰明，另一方面詢問導師的意見，獲選的同學搬往直屬大隊，也就是轉到黃崗那裡去。

當時省府主席的公館就在黃崗，我們則住在主席公館隔壁。那間房子不小，可以容納數十人。當時直屬大隊大概有二、三十人，全是精英，有男有女。我們分為三組，即話劇、粵劇和魔術三組。¹⁶我獲分配到話劇和魔術組。話劇組有十數人，導師是導演晉楓。¹⁷魔術導師叫鄭兆洛，¹⁸約六、七十歲。最後，教粵劇的導師是吳熾森。¹⁹

我前前後後演過幾套戲，一是《岳飛》，我演岳飛；一是《小英雄》，我也演小英雄，都是主角。還有一套講黑死病，但忘記了戲名。劇本是導師給的，我們只是演員。當時學話劇，會學演技、唸對白和讀劇本。記得我們曾經在韶關禮堂演出籌款，那天我當主角，演岳飛，在背上寫著「精忠報國」幾個字。這是我第一次表演，心情很興奮！戲長約一小時，角色除了岳飛，還有秦檜和岳母。記得當天觀眾很多，禮堂很大。演出的道具由大隊提供，服裝則由學校負責，演出前大家要化妝。排練時，我們要背好臺詞。演出當天從黃崗坐車去韶關。表演結束時，我很興奮，然後大家乘車回去黃崗。

第二次演出，也是在韶關禮堂，那次是魔術表演。表演的魔術是把人放進一個櫃子裡，然後那人在櫃子裡消失，再從後台走出來。我負責演那個消失的人，而魔術師就是魔術組導師。雖然我們演出機會不多，但還是不時排練。簡單來說，直屬大隊跟沙園不同，沙園學的是一般學校教的知識，直屬大隊則學表演的知識。

此外，直屬大隊吃的和用的，均比沙園好，例如直屬大隊有肉吃。那時和我比較要好的朋友是江克明，同學在我的紀念冊上寫我「鶴立雞群」，唯有江克明的看法不同。他認為我身

¹⁶ 直屬大隊初成立時有話劇組、歌詠組和雜技組，後增設粵劇組。參考冼文「實驗小學」(2009)，載《廣東兒童教養院建院七十週年紀念專刊》，2009年。

¹⁷ 除晉楓外，兒教院話劇組亦聘著名導演江楓為戲劇總指導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年，頁162。

¹⁸ 訪談時黃光漢先生記不起魔術老師的姓名，後翻查資料得知應為鄭兆洛老師，黃先生已確認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年，頁165。

¹⁹ 訪談時黃生不記得吳老師姓名，後翻查資料確定為吳熾森先生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年，頁163。

為領導，須要謙虛，所以我對他印象比較深刻。而老師方面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導師晉楓。他是藝術家，為人隨意，不修邊幅，那時他五十多歲。還有吳菊芳院長，她當時住在直屬大隊隔壁，大家差不多每天見面。我們稱她吳菊芳院長，她來的時候，戴金絲眼鏡，穿長衫，打扮得很斯文，很慈祥。她也會穿軍服，但不常穿。

我們在直屬大隊沒待多長時間，就遷回沙園。那時候我知道沙園有實驗小學，但我記不起自己是否實驗小學的學生。回沙園後，也在從前的校址上課。當時老師用廣東話教書，不用普通話。院長吳菊芳和主席李漢魂發表講話時，也用廣東話。兒教院沒有什麼學生組織，功課也不是很多，放學後大多自己活動。平時我們用鉛筆和毛筆寫字，紙則由學校提供。那時我算是模範生，學習很出色，可惜沒有成績單。

那時黃友棣先生還未寫院歌，但我見過黃友棣和何巴栖，²⁰也記得他們的樣子。當時我已知道何巴栖是藝術家。記得兒教院很早便有粵劇團，由吳老師帶領，但我沒有見過關德興師傅，只知道他後來到兒教院教授粵劇。

總的來說，兒教園給我們吃和住，但沒有零用錢。離開廣州時，媽媽曾給我銀元，我沒有用過，但後來不見了，不知道是否被人偷了。

政工隊

兒教院有一位老師叫李健行，他去了第六軍五十五師一個補充團組織政工隊。他是隊長，想招攬年青人參加政工隊，即「政治工作宣傳隊」。它專門為新兵唱歌和演戲，宣傳當兵好的信息。李健行後來回到兒教院，找我們三個同學。我們全是兒教院表現較突出的同學。他想把我們招攬過去，當他的隊員。他跟我們說參加後便可當准尉，²¹准尉是國民黨編制中最低的官階。准尉之後是少尉、中尉和上尉。當時我決定離開，因為考慮到兒教院的生活比較艱苦，同時聽到可以當准尉，也就是當官了，所以決定跟他去。那時我沒有通知家人，是自己決定去的。於是，我不辭而別，就這樣離開兒教院。記得我抵達沙園的時候，兒教院只有數十個小朋友，但在我離開之時，卻有很多同學，兒教院也加建了不少茅屋。

²⁰ 黃友棣，著名音樂家，廣東兒童教養院《新生兒童大合唱》作曲人。何巴栖，廣東兒童教養院總辦事處編輯室主任及兒童粵劇團團長。見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：《烽火歲月的豐碑——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：廣東兒童教養院校友會，1995年，頁161。

²¹ 准尉為軍人職銜，地位介於軍官與士官之間。

和我一起參加政工隊同學，一個叫駱昌洪，一個是江守仁。我們三人，只有我是直屬大隊的。因為大家來自同一所學校，所以認識。記得走的時候天氣有點冷。臨走前，我沒有什麼準備，畢竟當時家當很少，而自己又是偷走出來的，根本沒有機會跟同學和老師道別。忘記了是 1940 年還是 1941 年底，²²我們三人在學校會合，再坐火車去樂昌，李健行在那裡等我們。我們已經不記得是否坐「霸王車」去樂昌了。

會合後，我們便跟著李健行在政工隊唱歌。李健行的政工隊，主要工作是安撫和教導新兵。學了唱歌，就去新兵連唱，所以他想招攬有表演能力的學生。當時我們唱《大刀進行曲》，還有其他歌曲，不過已經記不起歌名了。當時正值抗日戰爭，有專人教我們唱抗日歌曲。那時政工隊大概有十幾人。有位隊長帶著一個新兵團到貴州受訓，其間不能坐車，只能走路。那些新兵負責搬運東西，但伙食不好。早飯吃粥，但水比粥還要多，還有幾盒黃豆。相對來說，我們政工隊的伙食稍為好一點。記得有一個新兵，半路上走不動，便坐在地上。我親眼看見一個排長在他耳邊開槍嚇他，說走不動便要開槍，最後那個新兵只得跟著部隊走。當時的新兵真的很淒慘！那時我們剛加入，當上了准尉，自覺很威風。記得當時有一個笑話，我們隊伍抵達貴州安定下來後，穿上軍服，佩戴了准尉的領章。然而，師長卻對我們說：「你們能不能不戴准尉領章，改當上士，因為衛兵不服氣，不願向你們幾個小伙子敬禮。」我們三人哭著哀求要當准尉，因為上士是兵，准尉或以上才是官。

從樂昌開始，我們一路坐火車到貴州興仁縣，火車由貨車卡組成，沒有座位，我們一幫人睡在一塊兒。有一次，火車晚上抵達都勻，停了下來。大家早上下車洗臉漱口時，竟然看見隊長和其中一個女隊員搞在一起，他作風不好，搞不清楚男女關係。因此，我們的團就這樣在貴州被解散了。

五十五師的通訊兵

團隊解散後，由於缺乏無線電技術人才，我們三個小伙子也比較機靈，上頭便調我們去五十五師當無線電見習生，職級是准尉，學習收發無線電報，且有工資。我們的師長是陳勉吾，師部駐在貴州興仁縣。而教我們的是兵綫電排排長。我們在大後方學習並不緊張，但其實只有我有興趣，其他兩人可能不太懂英文，興趣不大，所以不久就離隊了。無線電是那時最先進的通訊設備，通常只有團和師才有無線電。而無線電器材是背在身上的，發電機則是

²² 黃光漢先生前文提到 1941 年離開兒教院。

手搖的，發出去的是摩斯密碼。²³

在貴州待了一年，我被調到第六軍，跟隨部隊到雲南作戰。當時我已升為報務員，不再是見習生了，故可上機收發電報，負責師、團間或軍、師間的聯繫工作。每個師和團都有一個電台，最少有四個報務員每天當班。由於部隊要到各處去，只能間中跟家人寫信，聯絡很少。1946年，美國幫助國民黨，把很多物資運來大後方，除武器外，還送了一批最新型的通訊設備。相比之下，我們的通訊設備較原始和落後。我們慣用的收發報機很大型，高兩尺左右，美國用的也是膽機，但只須裝在車子上，而且收發能力很高。發電機是一個用電油的拖卡，機身很大。車上可坐四個人，四個報務員就在上面操作。因為要學會操作這些新器材，上頭在昆明成立了中美訓練團，由美軍派人教授。

我所屬的連隊，決定派我去那裡受訓，因此我晉升很快，不到兩、三個月，便升了一級，成為少尉報務員，領章上就是一條桿加一顆星。我學了一、兩個月，教我們的是一位名叫普魯士的沙展，訓練時用英文，但是也有翻譯員在場協助。我學會了，便回到部隊工作。回到部隊時，他們還沒有新設備，而我便升了當台長，官階為中尉，在部隊裡叫做無線電班班長，負責帶領十幾個通訊兵。

遠征軍

回到昆明，部隊重整。我們的部隊被編為中國遠征軍五十五師，派往緬甸作戰。我也不知道為何會選我們，只知這是中央的決定。我們很歡喜，以為不會很艱辛，因為通訊部隊整天只在後方跟師部一起，與身處前線的團部不同。

約在 1942 或 1943 年，我從昆明到騰沖高黎貢山，²⁴跟著部隊與日本人打仗。高黎貢山接近緬甸，當時飛虎隊在印度作戰。²⁵我們通訊兵留在後方，不用上前線，只是在高山上看他們打炮戰，沒有埋身肉搏。²⁶記得從昆明坐車到騰沖，有一輛車爆炸了。後來查出是一名新入伍的步兵不慎把背包及手榴彈當椅子坐，把手榴彈的手柄坐斷了，導致爆炸。那時美國提供的手榴彈是手柄式的，稱為「菠蘿式」，引爆時拉開手柄投擲出去，所以新兵坐斷了手柄，

²³ 摩斯密碼即摩斯電碼(Morse Code)，1836年由美國人薩繆爾·摩斯發明，以一種或續或斷的訊號代碼，加上不同的排列順序，代表不同的英文字母、數字或標點符號。它是戰時機密通訊的主要方法。

²⁴ 高黎貢山位於中國和緬甸邊界，長約 500 公里，是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嶺。

²⁵ 飛虎隊全名為「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」(American Volunteer Group)，二戰期間由美國退休飛行教官陳納德創立。大隊分成三個中隊，共有 90 架飛機，在中國、緬甸等地與日軍作戰。

²⁶ 埋身肉搏為廣東俗語，指近身搏擊。

整輛車便發生爆炸了。

此外，部隊經過高黎貢山下的惠通橋時，剛好是夏天，天氣很熱。但在緬甸，日子過得還好，米又香又滑。發薪時以“kyat”計算，²⁷貨幣不同，感覺是兩種東西。到達緬甸不久，有一個士兵強姦了當地的女人。當時軍長是陳明仁，²⁸他立刻下令把那名士兵槍斃，殺一儆百。這也難得的，畢竟緬甸風俗跟我們的不同。我們去臘戍時，看見當地婦女洗澡也穿「紗籠」，但在郊野時，卻發現村莊裡的女孩子在河邊挑水時，打了水便脫衣服跳進水裡，兵大哥看得睜大眼睛。我想可能因為習俗不同，才發生那種事情。

在緬甸不足半年，我們便打敗仗了。起初遠征軍雄赳赳的，不料很快便被打敗。日軍來勢洶洶，前線要求師部給山炮，以擋日軍，但全師只有三門山炮，全都運過去。但還沒運到，日軍已經來了。我們是通訊兵，消息比較靈通。有一些從前線打回來給軍長的告急電話，說已經抵不住日軍了，問應該怎麼辦。我們回答：「師長正在睡覺，叫他們問副師長。」結果大家你推我讓，推了還不夠半小時，日軍坦克和裝甲車就開過來了。公路口那些衛兵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，將車截下來檢查，剛剛爬到炮口時，便「砰」一聲被轟中了。日軍知道有部隊駐紮，便向我們開槍和開炮，我們立刻趴在地上，機槍子彈打到竹子上砰砰作響，竹子倒在我們身旁。剛好我旁邊有位士兵發抖，我說不用怕。打了十分鐘，師部未有作戰，也沒有反攻，我們便向山邊撤退。那時我們只背著一袋米，士兵負責背通訊器材和槍枝，走到半路大家已經很疲累。休息時，發現前面沒有甚麼動靜，再下去一看，嚇了一驚，原來全是樹頭和草叢，這才知道已經和部隊失散了。當時我們害怕得不得了，急忙地找部隊，幸好最後找回了。那時已天亮，竟然見到師長穿著內衣褲出來，非常有趣！因為來不及撤退，這個有關陳勉吾師長的笑話，便出來了。

在緬甸撤退時，還有一個笑話。話說國民黨軍隊走進當地的廟宇，想撈點甜頭，因為緬甸的廟宇十分有錢，甚麼寶物都放在寺廟裡。大家看看能不能發洋財，怎料入廟後發現甚麼也沒有，只有一些包棉的紗布，如口罩般，後來才知那是婦女用品。此外，在雲南邊境，當地人的生活跟緬甸很接近，婦女都在河邊大、小便。我們撤退時不走原路，而是走中印邊境，再退回雲南思茅，即今天的普洱，然後回到寶山休整。當時我們住在一條鄉村的大宅裡。房主是姓黃的兩兄弟，可能是大地主。行軍時，我們沒有固定駐紮地方，一般都住在別人的家

²⁷ “kyat”為緬甸貨幣單位。

²⁸ 陳明仁，湖南醴陵人。1944年率七十一軍入雲南，負責攻打滇緬邊境的日軍，打通中印的出路。他在騰冲、松山、龍陵、回龍山等地作戰，屢立戰功。

裡。大宅地下是房廳，樓上是穀倉，我們住在二樓穀倉。房主兄弟沒有兒子，只有女兒。當時大哥看中我，希望我入贅，叫他兩位女兒整天陪著我。當地很流行入贅，但我很年輕，只有二十多歲，對這種事情沒有甚麼想法。

我們駐守寶山時，日本人便投降了。當時全城很高興，但沒有特別慶祝，畢竟消息也不很清楚。一個多月後，我們去昆明休整，接著回到重慶，後來又調去上海。其實，我上戰場不足半個月，時間很短，但印象很深刻。雖然我們不用作戰，但看到日軍勢如破竹衝過來時，我真的很害怕。

日軍投降後不久，國共內戰爆發。我被調到上海，然後坐美國軍艦到遼寧的葫蘆島。在軍艦上，我第一次吃到美國麵包和午餐肉罐頭。接著我被調去瀋陽，加入通訊兵團。回想起來，自從少年連解散後，我到了兒教院，便沒有想過回家。直到抗戰勝利後兩年，即 1947 年，我離家已經八年了，想那該是回去的時候了。於是，我開小差走了，²⁹回到廣州。幸好家人沒有搬走。回到家的時候，感嘆小時候大到可以打筋斗的地方，怎麼一下子變得那麼窄小。

在廣州，我不能從事電報工作，便坐太古船到香港謀生。³⁰但我不在香港出生，英文程度又不高，不能當報務員，所以便回到廣州。在朋友介紹下，我到了巴士公司任職售票員，那時是 1948 年，國共內戰還未結束。後來，我再次來港，投靠哥哥。

總的來說，我已忘記很多兒教院的事情，也沒有保留甚麼照片或資料，現在想起的就是當年被記者拍到的那張兒教院照片。

²⁹ 開小差為廣東俗語，指借故偷走。

³⁰ 太古船即由太古集團運營的船。



黃光漢先生因口述史訪談，聯絡上兒教院校友，並在網上尋找到當年同學。2014 年，獲頒 IT 耆星。



參加遠征軍時攝